

DOI: 10.3724/SP.J.1224.2013.00211

“信息化背景下的经济转型与社会管理：挑战与对策”专刊

# 意义维度的信息与信息化

王佩琼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 从诠释学视角来看, 信息的功能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意义是交往的内容。尝试给出信息的哲学定义: 交往过程中的信号及其所负载意义的总和。信息的三个重要性质: 1) 意义的解释生成性; 2) 意义解释的语境依赖性; 3) 意义解释的多元性、意见一致的获得性。信息的上述性质否定了本真信息的存在, 信息意义取决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所谓的信息化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信息生成、传播、接收的高速化、简单化。信息化时代的特点是, 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及信息解释权威的弱化。社会所需主流信息的生成及维护变得更加困难。本真信息的非存在性和各异性, 决定了信息失真现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关键词:** 信息化; 本真信息; 失真; 语境; 意义; 解释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3)02-0211-12

## 1 问题的提出: 何为本真信息

何为真信息?

信息失真是一个经常出现且对于人们的行为效果产生巨大影响的现象。区别于动物行为的随机性及盲目性, 人的行为是基于事前判断的理性行为。所谓判断乃是在对诸多信息进行利弊分析、选择的基础上, 对即将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趋利避害的决定。在决策论中, 信息对于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生活中, 不乏决策失败, 甚至重大决策失败的例证, 决策失败往往给失败者带来巨大的损失。人们认为, 决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失真。因此, 人们十分重视相关信息的真实与周全, 在决策之前努力地追求真实的信息。在追求真实信息的过程中, 人们常感觉到真信息得之不易, 得到的信息常常并不真实。通常认为,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信息收集、传递及分析技术未能满足要求, 因而不惜重金于信息收集、传递及分析等相关技术

的开发及应用。

失真以存真为前提。对于追求信息真实者而言, 一个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存在一个对于所有人均有效的客观真实信息, 即所谓的本真信息。只是人的错误导致本真信息的收集、传递及分析失效。问题是: 真的存在这样的本真信息吗? 如果存在, 那么何为信息之本真? 更为基础的问题是: 何为信息?

## 2 信息的科学定义及其困难

概念是问题讨论的逻辑起点。信息的概念和本质问题, 一直是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及哲学中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之一。虽然已有多种解释, 但其结论未获公认, 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目前, 影响较大的是信息论对于信息概念的科学定义。

在科学表述之前, “信息”一词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人类日常生活中, 信息的制造、传播和利用, 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古代人类结绳记事、烽火报警等就是典型的事例。因此, 表达这

收稿日期: 2012-12-11; 修回日期: 2013-03-06

作者简介: 王佩琼 (1958-), 男, 编审, 研究方向为工程技术哲学。E-mail: wangpq@ucas.ac.cn

种实际生活内容的词汇出现是早晚的事情。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信息”一词已出现在诗文中。唐代李中《暮春怀故人》中的诗句“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唐代李商隐《丹丘》中的诗句“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等,均运用“信息”及内涵类似的“消息”一词。当然,那时的“信息”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只是指关于某事的音讯。

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信息”一词的内涵则是具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新闻、情报、资料、数据、图像,以及语言、文字等。

人类真正从科学的角度对信息及其本质进行探讨,试图给出关于信息精确定义的努力,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确定的规律性认识。规律确定的标志之一是量的规定性。因此定量方法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本质特征之一。对信息的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试图对信息进行定量研究的信息论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现代社会大规模生产的实践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社会信息量迅猛增加,信息管理问题日益复杂。如何准确、及时地处理、传递和利用信息,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要课题。客观现实的需要,使人们不得不去深入研究信息的基本性质和运动规律。于是,对信息的研究日渐兴盛起来,在信息的认识方面相继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1924年,奈奎斯特(H. Nyquist)发表了《影响电报速度的某些因素》<sup>[17]</sup>,探讨了电信信号的传输速率与通信系统的信道频带宽度之间的关系。

1928年,哈特莱(L. V. R. Hartley)在《信息传输》<sup>[17]</sup>中,第一次提出消息是具体的、多样的代码或符号,而信息则是蕴涵于具体消息中的抽象量的理论;并首先对信息进行了数值上的度量,指出信息数量的大小仅与发信者在字母表中对字母的选择方式有关,而与信息的语义无关。在此

基础上,他导出了第一个用消息出现概率的对数来度量消息中包含的信息量的公式: $I = \log S^n = n \log S$ ,其中, $S$ 是字母表的字母数, $n$ 是每个消息所含的字母数(这里假定各个消息字母表的字母数相等)。哈特莱将信息等同于在通讯设备中传输的符号,符号的长度即是信息的长度,符号的量即是信息的量。

奈奎斯特及哈特莱给出的信息概念中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如果在通信设备中传输的长符号串,是一堆让人不明就里的乱码,这些符号串可以被称为信息吗?如是,其与含义确切但数量很少的符号串比较起来,哪一个信息量更大呢?显然,奈奎斯特的信息定义与人们常识中对于信息的理解发生冲突,不能揭示常识中信息的本质含义。

20世纪40年代末无线电通信和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促使人们进一步研究和发信理论和技术。在借鉴和吸收奈奎斯特和哈特莱等人思想的基础上,1948年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发表了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sup>[17]</sup>。同年,维纳(Nrbert Weiner)发表了专著《控制论——动物和机器中的通信与控制问题》<sup>[17]</sup>。1949年,申农又发表了《噪声中的通信》<sup>[17]</sup>。这几篇论文的相继发表,标志着信息论的正式诞生。

由于早期申农等的信息论仅限于研究通信领域的信息问题,因此又被称为狭义信息论。这种信息论的研究范围以编码理论为中心,主要研究通信过程中的信息系统模型、信息的度量、信息容量和编码理论等内容。继申农和维纳之后,还有一些科学家对信息概念的研究做出贡献,但时至今日也尚未得到统一或公认的信息定义,申农和维纳的说法仍然最具影响。

通信信息论的创立者申农认为,信息是被消除了的不确定性,即:通信前,收信者对发送的信息存有不确定性了解;收信后,收信者原有的不确定性就被部分或全部消除了。在这里,消除的不确定性是一个相对于收信者意外程度的量,

正如有人所说：“信息是两次不确定性之差”。同一消息对不同的接收者所起的作用不同，消除的不确定性的量也不同。新知识越多，消除的不确定性越大，信息量也就越大；不带有新知识的消息则不能消除任何不确定性，信息量为零。如果用  $I$  表示通信过程传送的信息， $U_0$  表示通信前信宿的不确定性， $U$  表示通信后信宿的不确定性，那么， $I=U_0-U$ 。因此，“信息是被消除了的不确定性”这一定义实际上是从信息对信宿的作用的角度对信息所作的一种相对性的量上的功能性定义。信息的功能是给接收者带来某种程度的确定性。

根据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对信息的负熵含义所进行的阐释，信息即负熵。在复杂性科学中，熵值是标志系统的不确定性程度或混乱度的概念。不确定性的消除就意味着熵值的减少，因此，信息也可以被称为负熵。由此又派生出了“信息是系统组织程度（或有序性、秩序性）的标志”等说法。

比较上述两种定义可以看出，维纳的定义与申农的定义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只是将后者定义中的不确定性用热力学概念“熵”重新表述而已。申农定义的困难在于其含义的模糊性。何为“不确定性”？如何度量信宿的不确定性？如果这种不确定性不能精确量化，则通信前后信宿的不确定性之差也就无法计算。其给出的计算公式  $I=U_0-U$  虽然有定量的形式，却不能用于实际的定量计算，只能用于信息概念的定性描述，在实际的信息测量中并无用处。

申农试图对信息进行量化，这种企图的隐含前提是信息有确定内容，而且这种内容可以量化。也就是说，信息是本真的，尽管申农的“不确定性”并不能使人清楚地了解这种本真的内容是什么。在申农的定义中，信息的规定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与其本真性发生冲突。

申农信息定义中的“不确定性”及维纳信息定义中“负熵”含义的模糊性，为信息概念的进一步讨论留下了空间。实际上，维纳已经意识到

其定义的缺陷，认识到对信息进行定量性科学定义的不足，曾试图从哲学层面讨论信息的本质。他有两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其一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sup>[2]</sup>，其二是“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sup>[3]</sup>。

在这里，维纳的“交换的内容”仍是空洞的，没能对信息的本质进行清晰的表述，虽然他天才地觉察到了信息是与物质、能量不同的具有独立性价值的存在。

目前，大多数关于信息本质问题的哲学解释，还只是停留在与已有的信息科学的解释或与哲学的已有范畴间的简单比附上，如把信息解释为“变异量”、“时空序列”、“物质的普遍属性”、“物质的存在方式”等。这些解释同样存在内涵模糊的困难。

一个概念的定义必有其确切的内涵。所谓概念的确切性是指，概念在一定范围内是各种问题解释的出发点，其自身则是该范围内的种概念，有着无需继续追问的内涵表述。鉴于清楚的概念是深入研究的基础，对于信息的概念问题有必要从哲学角度进行讨论。

### 3 基于诠释学的信息定义及其性质

解释学，亦为“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广义上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这里尝试从解释学的核心概念——意义的维度，给出“信息”的新定义。

人的存在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存在。借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表述就是：“与他人共在也属于此在的存在，属于此在恰恰为之存在的那一存在。因而，此在作为共在，在本质上是为他人之故而‘存在’。”<sup>[4]</sup> 与他人的共在关系就构成了社会性。“共在”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呢？人的存在，与他人共在的基本方式，也就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们之间

的交往；而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内容，从形式上看就是信号，交往的方式就是信号的传播。对人们交往的过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尽管内容和形式千差万别，但交往的结构却有高度的一致性：信号的发出、传播、接收及回馈。人们之所以要发出信号，是因为信号的发出者需要信号的接收者回馈一个信号，以求对自己的生存有所帮助。信号的接收者之所以会回馈一个信号是因为可能或可以从这种回馈中获得一定的收益。正是信号的发出、传播、接收与回馈过程构成了共在交往的社会关系。有所企求和收益，则构成了这种交往的意义。有意义，才有交往；无意义，则无交往。意义是信号的本质内容，信号则是意义的载体。信号及其负载的意义就构成了人们共在交往的内容——信息。因此，可以将信息的基本结构概括为：信息=信号+意义。作者尝试给出信息的概念表述：信息是传播中的信号和意义的总和。

“意义 (meaning)” 是英语中引起争议最多的术语之一。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哲学家等都曾设法解释“意义”和与之相对应的动词“意指 (mean)”。现代语言学家们更是从语义、语用和语境等不同视角探讨了“意义”的意义。对于“意义”的定义多达 20 多种<sup>[5]120</sup>。大道至简，“意义”的意义不应只在语法结构中寻找，而应当在哲学的本源——生活中去寻找，因为，说到底，语言由生活建构，意义存在于生活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意义”一词被人们用得最多因而影响最大的含义是价值和作用。“喜、怒、哀、乐”、“阴、晴、冷、暖”因其对人们有价值和作用是意义。如果要对意义的价值和作用做进一步的概括，对人产生的“好或坏”的感受或效果就是意义，就是价值和作用。

本文定义信息为信号与意义的总和，而非使用语言学家们使用的“语言”或“符号”一词。因为，在人们实际的交往过程中，除用语言作为意义的载体外，还广泛地使用手势、眼神及可以

利用的一切自然物作为承载意义的信号。对于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而言，意义构成了交往内容——信息的本质内容。这样说，并不排斥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语言信号的作用。事实上，文本语言信号作为手段，对于意义的承载、传播及接收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语言学家们就认为，特殊的信号——文本的语法结构制约着意义的表达<sup>[6]46</sup>。尽管如此，无意义的信号仍然不构成信息。如城市中的交通信号对于生活于城市中的居民而言，其意义是确定的，作为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就是其意义；对于第一次来到城市又未被告知交通规则的农民而言，交通灯发出的信号毫无意义，因而不构成信息，农民可能因此丧命。信号与意义有机融合形成的信息构成社会交往的主要内容，成为特定社会的凝聚力量或破坏力量。

对于信息的性质，已有学者做如下概括：客观性、广泛性、完整性、专一性。这样的概括自有其理由，本文从意义的维度可以给出新的概括。较之信息的科学定义，意义维度的信息定义，有着以下三方面的特殊性质。

#### 1) 意义的解释生成性。

信息的意义从何而来？

传统的观点认为，既然信号负载信息，信息当然来自信号的发出者。信息的意义由信号的发出者规定，信息一旦发出，就构成本真的意义，形成客观的、本真的信息。这种观点几近常识，然而常识未必是真知。

信号的意义固然是由信号发出者规定的，然而，信号接收者的认同才是信息发出者的目的。目的的实现是信息的最终完成。因此，信息意义的发出及实现是信息的完整过程，是信息凝聚社会价值的完整链条。如此，信息效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信息的发出者，而且取决于信息的接收者，完整的信息是发出者与接收者共同的作品，是信源与信宿的共同作品。

信号的接收者之所以接收信号，只是意图从信号中发现其对于自身的意义。意义产生于对

信号的解读。解读过程也就是诠释学意义上的解释过程。因此，对于信号的解释产生相对信号接收者的意义，并完成了信息的产生过程，产生了信息。

信息是由信号的发出与解释共同造成的，是生成，是创造。生成性就构成信息的第一个性质。

现代解释学支持上述观点。

将信号发出者规定的意义作为唯一真实的信息，接收者的任务是精确地解读这一信息。这是独断论诠释学的观点。我们称之为信号的东西，诠释学称之为作品。独断论诠释学代表一种作品意义是永远固定不变和唯一的所谓客观主义的诠释学态度。按照这种态度，作品的意义只是作者的意图，我们解释作品的意义，只是发现作者的意图。作品的意义是一义性，因为作品的意图是固定不变的和唯一的。我们不断对作品进行解释，就是不断走近作者的唯一意图。这种诠释学态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就是重构或复制作者的意图，而理解的本质就是“更好理解”，从而不断地趋近作者的原意。独断论诠释学的困难是，文本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对于文本的解释也会发生变化。

反之，探究诠释学则代表另一种解释态度。探究诠释学认为作品的意义只是构成物。按照这种态度，作品的意义并不只是作者的原初意图或本真意图，其意义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理解而不断进行改变。作品的真正意义不仅存在于作品本身之中，而且存在于它的不断再现和解释中。作品的意义不仅产生于作品意义的发现，更重要的还是解释者的发明。对作品意义的理解，或者说作品意义的构成物，永远具有一种不断向未来开放的结构。这种诠释学态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sup>[7]19</sup>。理解和解释作为方法，是作者视域与解释者视域的融合，理解的本质不是更好理解，而是“不同理解”。对此，伽达默尔写道：“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

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把理解中存在的这种创造性的环节称之为‘更好理解’，这未必是正确的。”<sup>[7]19</sup>

为什么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解释呢？

2) 意义解释的语境依赖性。

信号意义完成于接收者的理解与解释。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于同一信号，在不同的解释者那里生发出不同意义。如关于一部小说或电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问题是，对于同一信号，为什么经不同接收者产生不同的意义呢？换言之，同一信号如何演变成不同的信息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出信息的第二个性——意义解释的语境依赖性。

“语境”一词是语言学概念。语境概念最先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提出，他把语境分为两类：一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人所生活其中的社会文化；二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环境。从狭义上理解，就是言语或文本的上下文；从广义上理解，就是言语或文本所处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环境<sup>[5]120</sup>。

特定人的行为，包括文字写作、言语及其他行为，总是在特定历史、文化及社会的环境中发生。特定人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及社会条件就是特定言语及行为的语境。换言之，特定人的经历及处境就是其具体语境。语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其构成了思维、言语及行为的约束条件。语境规定信号发出及解释的目的、内容及效果。对于个体人而言，历史背景、时代背景及知识背景构成了其解释及在解释基础上行为的语境。语境的宽广及深厚程度决定着个体人的信息解释能力。

同样面对出现在夜空中的不明发光体，古人只能解释为灾祸的征兆，上苍的警示；今人则可能解释为不明飞行物 UFO，解释为星外文明的光临。古今知识背景的不同造成了对于同一天象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对于同一信号，处于不同语境

的人,可以解释出不同的意义,形成不同的信息。历史与社会知识是信息解释者最为重要的语境。

语境对于信号意义而言是重要的约束条件。鉴于语境的重要性,有的语言学家试图赋予其实在及本体地位:“我们提出语境实在论的概念,试图从语形、语义与语用的统一上去阐释重构语境概念的必然性、语境的本体论性和动态的结构规定性,说明语境的实在论的本质意义,并显示这将成为后现代实在论研究所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向。”<sup>[6]46</sup>语境的实在性及本体性意味着什么呢?哲学上的实在与本体有其特定的含义,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实在或本体,在西方哲学中又称为“存在(being)”。存在问题最早由巴门尼德(Παρμενίδης)提出。实在、本体或存在有什么特点呢?巴门尼德的残篇概括了其五个特征:(1)它是既不生成也不消灭的;(2)它是“一”,是连续不可分的;(3)它是不动的;(4)它是完整的,形如球体;(5)只有它可以被思想、被表述,只有它才有真实的名称<sup>[8]22</sup>。永恒性、完美性及客观性是实在、本体的基本内涵。语境的内容符合这样的内涵规定吗?从语境的内容来看,其有主体依赖性,而主体总是嵌入特定的理论背景、社会背景及历史背景之中<sup>[8]22</sup>。三个背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因而,语境的基本特点是变动不居性。这一特点与实在或本体的永恒性及客观性发生冲突,因而,语境是非实在的、非本体的。语境永远存在,但内容永远变换。正是语境的变动不居性,决定了语境中信号解释者的差别性。语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信息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就决定了信号意义解释的多元性。正因为语境是变动不居的,才有了信息意义的丰富性、历史性,才有了知识生成的无限可能性。

### 3) 意义解释的多元性及意见一致的获得性。

信息解释的多元性对于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是社会中的群体性存在。社会的稳定对于社会中的人有重要的意义,而信息解释的多元性正是特定社会的瓦解力量。特定社会的稳定,

依赖于社会中人主流信念的一致,也就是说,对于主流信号有着高度的认同。虽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乱世长而治世短,但毕竟有治世,有信息解释的高度一致认同的现象存在。当如何解释稳定社会中信息解释的高度一致认同呢?稳定社会中信息解释是如何取得一致认同的呢?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结论是,社会交往实践中妥协达成意义解释的一致。特定主体发出的信号负载着信号发出者规定的意义,经接收者再解释变为接收者的新意义,变为接收者信息,前者发出的信息和后者接收的信息最初并不一致。然而,在交往实践中,信号的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又经常可以达成一致,形成共同的、对两者普遍有效的解释,即达成共识信息。共识信息乃是,信号发出者与信号接收者之间通过交往、不断相互妥协修正自己对于信号解释的结果、在对于共同语境的共同创造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信号意义。共识信息是集体约定的结果,是集体的创造。共识信息并非永恒意义上的本真信息,却是社会交往得以持续,社会得以稳定维持的重要条件。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对此有精当的说明。他试图解释多元一致性现象:“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sup>[9]99</sup>他的研究揭示,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社会中人相互妥协从而达成一致的交往行为:“言语者把三个世界概念整合成一个系统,并把把这个系统一同设定为一个可以用于达成沟通的解释框架。而在其他行为模式中,三个世界概念要么单独出现,要么成双出现。言语者不再是直接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而是用其表达的有效性可能会遭到其他行为者的质疑这一点来对自己的表达加以限制。沟通充当的是协调行为的机制,但这仅仅表现在,互动参与者通过他们所要求的有效性,即他们相互提出并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达成一致。为了能让一个可以批判、检验的要求生效,言语者通过他的‘表达’,至少与一个‘世界’发生关联,并利

用如下事实来要求对方拿出合理的立场，即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可以得到客观评价的。交往行为概念把语言设定为沟通过程的媒介，在沟通过程中，参与者通过与世界发生关联，并且彼此提出有效性要求，它们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sup>[9]99</sup> 在社会实践中，意义解释不一致的情况是经常而普遍存在的，为了不因此引发行为冲突，以“求同存异”、“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制度设计是通行的做法。这些制度设计并不能帮助获得本真意义，而是保障在非本真意义指导下的社会稳定。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信息解释的多元性与最终意见的一致性之间的关系及过程。其本质是，不存在客观的本真信息，即使从同一信号的解释中得到的也是多元信息，但多元信息之间的妥协交往可以产生使交往关系得以维持的通用共识信息。信息解释的一致是妥协的结果，是在社会交往实践中获得的。然而，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适合解释近代民主国家的共识形成过程，而忽略了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的另外的信息一致的形成机制，即基于强权的信息意义主导地位的统治和基于语境不对称的一方对另一方意义解释的盲目服从。后两种意义解释一致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解释的多元性及意见一致的获得性是信息的又一重要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的产生对于维护战后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国际大法，安理会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多重意义解释。安理会对于某条款一致意见的取得是成员国之间谈判妥协的结果，正是这种谈判机制的存在，保证了国际社会的基本稳定。国际社会的每一次动荡，尽管原因很多，但在谈判中对于某条款的不一致理解导致的行动上的自行其是，是动乱的重要原因。面对同一乐谱，乐队指挥与乐手的理解由于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为了演出的成功举行，必须取得一致的理解，而最终

的演出效果，一定是指挥与乐手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信息的上述性质否定了本真信息的存在，信息的意义在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处于不断的生成和消逝过程之中。

从信息意义的解释学角度可以进一步看出信息科学定义的局限性。申农信息定义的核心概念是不确定性的消除，并试图测量不确定性的消除量。基于意义维度，信息是信号解释者的意义解读。不同的解释者，不同的历史社会语境下，对于同一信号可以生成无数种意义解释，因此信息的生成、传播及解读的结果不是不确定性的消除，而很可能是不确定性的增加。唯其如此，信息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有价值。意义的不可量化性，决定了信息的不可测度性。可以测定的是组成特定信号的符号长度，而符号长度与其所蕴涵的意义之间并无确定的函数关系，所以符号的测量并非信息的测量。用不确定性的消除作为信息的科学定义，可能在信息技术发展上有特定效用，但只能是功能范围内有限的狭义定义。维纳给信息所做的熵的定义，其价值亦不过如此。狭义的科学定义缺乏理论所应当具有的普遍的解释力及一定程度上的预见性，应当让位于哲学定义。

信息解释的意见一致性对于社会交往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信息解释的一致性正是信息化的核心内涵。

#### 4 信息化时代意义解释的新特征

信息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首先是由一位日本学者提出来的，而后被译成英文传播到西方，西方社会普遍使用“信息社会”和“信息化”的概念是从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对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信息是行为的基本依据，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为何于那时提出信息化的概念呢？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使得社会的信息传播及意义解释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时代特征。

关于信息化的表述, 在中国学术界和政府内部做过较长时间的研讨。如有的认为, 信息化就是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的现代化; 有的认为, 信息化就是从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向信息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的发展过程; 有的认为, 信息化就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进的过程; 等等。1997年召开的首届中国信息化工作会议, 对信息化和国家信息化定义为: “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国家信息化就是在国家统一规划和组织下, 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 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sup>[10]</sup>实现信息化就要构筑和完善6个要素(开发利用信息资源, 建设国家信息网络, 推进信息技术应用, 发展信息技术和产业, 培育信息化人才, 制定和完善信息化政策)的国家信息化体系。

尽管表述不同, 但对于信息化时代的本质特征却有基本共识: 信息化时代的社会, 区别于传统经济社会以物质与能源利用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心, 是以信息利用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心。信息化时代的社会, 区别于传统经济社会以物质利用技术为支撑, 是以信息技术的高度应用、信息资源的高度共享为支撑, 可以使人的智能潜力以及社会物质资源潜力以前所不及的程度充分发挥。在信息化时代, 个人行为、组织决策和社会运行由于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而趋于合理化的理想状态。

信息技术的广泛利用果然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吗? 如是, 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技术的本质是生活方式, 技术的功能是控制, 人通过控制性操作(物、制度、人)来生活。社会控制的目的是形成行为的一致, 或者得到他人对自己行为合理性的理解, 从而使自己的行为顺利实施。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 信息的一致认同及行为上的广泛利用就是社会得以维持的必要

条件。人的行为基于信息的判断, 人们行为的协调一致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而人们一致的行为意味着对于重要信息意义判断的高度一致。这些取得共识的重要信息就构成了社会的主流信息, 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是解释的产物, 主流信息是社会主流解释的结果, 谁控制了信息的解释权, 谁就控制了社会。社会控制信息解释权的通常做法是信息准入制度, 只有经这种制度获准的信息发布者意思的有效表达, 才有可能成为一致公认的信息。信息的语境依赖性意味着知识的掌握对于信息解释的重要意义。从信息的角度来看,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正是知识逐步普及的过程, 也是信息解释权逐步扩大的过程。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迄今, 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狩猎、农耕及工业等生计模式。在采集和狩猎生计模式下, 人类的生存过程主要是利用木器和石器与自然交往, 人与人的交往状况取决于人与自然的交往状况。人类生存状况高度依赖于个人驾驭自然的技能, 智力超群的巫师及身体强壮、技能娴熟的人理所当然地拥有对自然的解释权, 也就拥有社会信息的解释权, 从而社会的控制者。通神是巫师信息意义解释权的合法性来源, 巫术是巫师信息意义解释的手段。农耕时代是青铜和铁器技术时代, 生产力的提高产生更多的生活资料, 人口随之增多, 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工具制造技术的诀窍及丰富的社会组织知识是社会信息解释权的现实依据。在中国, 君权神授的观念是皇家信息意义解释权的合法性来源; 在西方国家, 上帝拣选则是信息意义解释权的合法性来源。人与人之间智力的差别及知识获取的多少决定着信息解释的权重。由于信息生成及传播技术的复杂性, 只有少数人可能拥有信息意义的解释能力, 信息所依赖的知识语境的严重不对称, 是那个时代的信息特征。“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那个时代信息控制的真实写照。在采集、狩猎模式下, 信息解释权表现为部落社会首领或巫师的个人权威, 其

基础是个人智力及体力技能上的优势。在农耕模式下，信息解释权表现为政治权力，其基础是统治者的物质及神权道义力量。工业生计模式下，复杂大机器操作要求人接受一定教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大多数人的知识语境扩大，判断能力大幅提高，人与人之间信息意义鉴别能力的差别大为缩小。因而，信息解释权得以在社会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散，这就是工业时代的民主化趋势形成的原因。在工业生计模式下，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来源则发生了变化，信息解释权仍然表现为政治权力，但政治权力的基础则是建立在资本神圣基础上的民主自由理念。

受限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复杂性，上述生计模式下人们相信有一个本真信息意义的存在：采集、狩猎模式下的神灵，农耕模式下的上帝，工业模式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基础上的民主及自由。所有上述因素构成相应社会维持的主流信息意义。

今人所称的信息化时代与此前时代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生活的技术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信息生成、传播技术的高速化、简单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生成、传播及解释的普及化。所谓的信息化即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作用的快速化及普遍化。在信息化技术条件下，本真信息的存在性、客观性已经破产，代之以信息意义的历史及社会生成性。这种变化意味着维持社会的主流信息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

技术的质的变化使得信息时代的信息意义解释具有了与前时代明显不同的特点。

其一，从信源角度来看，信息技术的简单化和高速化，使得信息的发出和诉求主张变得容易。从多元信息中，人们更容易认识到本真信息意义的虚幻性，更有信心发出基于自身理解的信息，更有信心基于自身理解去解释接收的信号所蕴涵的意义，并根据这种解释决定自身的行为方式。如此，信息源的生成变得多元化。

其二，从信宿角度来看，信息技术的简单化和高速化，使得历史与社会知识的获取成本大为降低，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知识语境的等级差异大为缩小。如此，人与人之间意义解释的权重差别大为缩小。意义解释的知识语境依赖性决定了解释权重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知识权威。而知识权威的形成原因是，传统知识传播技术条件下，存在着知识不对称，即知识获取渠道的不平等及知识获取门槛的不平等。在工业生计模式之前，少数人之所以能够垄断信号意义解释的权力，之所以能够使多数人相信本真意义的存在，并使多数人相信自己的解释最符合信号的本真意义，说到底是通过强力垄断了知识的获取渠道。在信息化时代，这种垄断将被彻底打破。如今的信息技术条件下，知识的获取渠道多种多样，知识获取的门槛只是简单的鼠标操作，资本对于信息意义解释的控制力也在减弱。权威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信号意义解释的说服力趋于平均。

其三，个体独特的信息是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信息化时代，信息获取技术的快速化与简单化将对个体信息的维护产生重大威胁，因而个体主体性的维护将变得日益困难。物联网广泛应用后，处理不当，将使个体人因丧失自我感而崩溃，如果此类现象大量发生，社会也将因此而崩溃。

简言之，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社会特点是主体人之间意义解释所需知识语境的多元化和平等化。

从社会交往理论的视角来看，一个社会信息源的多元化、意义解释权重量缩小的缩小化，意味着共识达成将变得更加困难，以及操作成本将大大增加。社会维持所需要的信息控制将因之变得更为复杂。信息控制的目的在于就行为一致的合理性达成共识。现在信息控制（共识达成）的两种主要方式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一，通过交往的约定达成共识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方式由于信息源的多元化及信息解释权威的弱化而变得困难。由于社会的维持依赖于意义共识，信息

意义的约定形成社会凝聚力,是社会秩序及力量的必要条件,因此,信息化技术条件下社会的维持将越来越困难,成本将大大提高。在西方的民主国家,意义共识达成的基本形式是民主选举,然而,选举成本越来越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信息化技术条件下意义共识达成困难的增加密切相关。所谓信息“化”乃是信息意义约定的普遍化,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约定的方式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二,强制接受。这种方式在信息化条件下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由于知识语境的均等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日益平等,诉求主张的平等化已经成为公认的社会伦理。不存在独立于解释主体的纯客观的本真信息,因此强权也就失去了客观合法性。基于强权的意义规定已经失去合理性。发生于阿拉伯社会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佐证。信息化,即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信号发出者意义规定的普遍化、平等化,以及信号解释主体的普遍化、平等化。

信息化的本质功能是信息的制造者通过使接受者接受其对于信号的解释来控制接受者的行为。传统技术条件下,信号的产生及解释需要操作复杂设备,因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少数人垄断了信号的发出及解释权力。垄断情形下,虽然社会秩序容易维持,但社会中人生活于专制之下。信息化条件下,社会自由,但社会秩序容易解体变化。信息化条件下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信息化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何在?信息化将引发人类社会深刻的、全新的变化是可以预期的。个体人的边界、家庭的边界、社会的边界、国家的边界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变化的结果是否一定更为合理则未可预期。重大技术变化引发的社会变迁往往伴随剧烈的动荡,甚至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铁器的广泛应用,迫使中国古代社会重新组织,因而引发了长达 300 余年的战国纷争。大机器技术引发的不仅是工业革命和相应的物质财富的快速增加,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灾难。

信息化技术条件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新组织所需的主流信息如何形成?人的主体性如何维持?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否仍然有效?又当如何实施?对于人类而言这将是一个具有巨大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人类不能找到高效率的社会协商机制,就社会维持所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达成稳固的共识,就不能完全排除强权政治复辟的可能性。

## 5 余论: 信息失真的合理性

本文开篇以信息失真提出问题,认为从符号与意义总和的信息新定义出发,基于意义维度及解释学视角,可对信息失真现象给出新的解释。

信息失真是信号发出者对于接收者反应差异的感受。信号本身无真假,对于信号的判断与解释,即信号的意义则产生真假问题。对于信号的发出者而言,信号所负载的意义由其亲历亲为,无疑是真实的。而接收者的理解或多或少地与自己的本义有差别,这种差别即被称为信息失真。失真以本真为前提,在信息失真论者那里,信息之真出自信息制造者,信息一经发出就变为本真的信息。信息接收者产生不同理解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被各物理环节过滤而失真了,因此不惜重金对信息传播物理装备进行技术改造,以期获得不变形的本真信息。

对于真实信息的信念在哲学上有其根源,即对于本体和实在的信仰。自古希腊起,本体或实在为西方哲学家苦苦追求长达 2500 多年。近代存在主义哲学已经宣告本体或实在问题的破产,根本就没有与主体无关的、预存的和客观的、可以作为万物始基的本体或实在。因而,所谓的本真也就是为人所臆想的虚幻概念。世间的一切事物皆为无任何规定性的自在性存在,人出于需要与之发生的自为关系,使自在性存在变为对人有意义的规定性存在。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只有特定语境中与特定人发生特定关系中的真理。

就信息传播过程而言，信息发出后，立即客观化，变为客观世界中的符号。这种符号所负载的意义在与信息的发出者的关系中当然是真的。然而，对于与信息发出者共在的信息接收者而言，这些符号只是规定性有待明确的自在性存在。当这些符号与特定接收者发生特定关系时，所产生的相对于符号接收者的意义，对符号接收者而言也是真的。然而，同样的符号对于发出者及接收者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虽然从语言上均用一个“真”字概括，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对于“真”的解释，即真理依赖于语境，而语境不过是技术的、历史以及社会的处境和知识。语境的非本真性、语境的不可传递性，导致信息的发出者与信息的接收者处于不同的语境中，对于同一信号当然解释出不同内容的“真理”。信息的传递过程包括四个环节：发出、记录、传播、解释。信息传递过程是信息符号变化及载体变换的过程，实际上是语境转换的过程，每个新语境都参与意义的生成，结果是原始意义的消失及新意义的生成，表现为信息失真。信息失真是必然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对于所有人都具有同样效力、同样意义的本真信息，因而，也就不存在信息失真的问题。信息的载体符号本来就是无规定性自在，被人解释为真或假，取决于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至于信号接收者而言，对于信号意义的解释可能无效，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往往归结为信息失真。细究起来，信号意义解释无效的原因不在于信号本身，而在于信息的解释者本身，在于解释者语境中没有使信号产生所需意义的条件。

对于同一个老师的讲课内容，在老师看来，其内容意义是明确的，自己的表述也是准确的。然而，讲台下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评价和理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语境差、学生之间的语境差，使老师授课内容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产生了意义差。授课信息必然地失真了。这种失真并非是本真信息的失真，而是学生与老师之间存在知识语

境的差异的必然结果。

与信息失真问题相关的现象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确有对于某信息意义真实性的共同认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种共同认知乃出于维持社会稳定之目的集体约定。古代的图腾、中世纪的上帝、领导的指示等，在特定的社会的、单位的语境中自有其意义，约定其为真，对于语境关系中的所有人均有意义（尽管有差别），因此，这种约定就是必要的。当然，时过境迁，这种约定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在信息的非本真那里有其根源。

对于信息约定而言，信息解释权也很重要。语境的多元性、不可传播性及解释的多种可能性，使信息传递后果有不确定性。人的行为依赖信息作为依据，对信息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从而有不同的行为。对于特定社会而言，集体行为依赖集体信息意义的共识，而集体信息则是由权威从自身语境出发对信息进行解释的结果，其他人的服从是集体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对于社会维持而言，权威性的解释固然是非本真的，但必不可少。当乐团指挥与乐手之间对于乐谱的理解不一致，且指挥坚持自己的理解时，乐团指挥被赋予乐谱解释的更大权重。乐团指挥对于乐谱的理解当然是非本真的，但如果乐团的演奏生涯还要继续，指挥的权威就是必要的。这并不意味着指挥的权威以真理为依据。乐手对于指挥的服从也不意味着服从真理，而是服从乐团存在给自己带来的生存利益。

这就是信息意义解释原理中的悖论：信息意义的非本真性，决定了个体解释的合理性；个体解释的历史社会语境的依赖性，决定了社会存在的前提性和合理性；社会的存在又依赖权威解释的合理性；权威解释的合理性与个体解释的合理性又发生冲突。矛盾，但真实。

社会不靠真理维持，却需要非本真的意义约定来维持，这或许是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中“共识”强调的意义吧！

## 参考文献

- [1] 孔伟. 信息技术视域中的社会生产方式[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 [2] 诺伯特·维纳. 控制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3: 133.
- [3] 诺伯特·维纳. 维纳著作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4.
- [4]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43.
- [5] 胡学文. 论语境对意义的影响[J]. 沧州: 沧州师专学报, 2000(1).
- [6] 郭贵春. 论语境[J]. 哲学研究, 1997(4).
- [7] 洪汉鼎. 理解与解释: 诠释学经典文选[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8]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9]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0] SOSO 百科. 社会信息化[EB/OL]. (2012-04-06)[2012-11-25]. <http://baike.soso.com/v51495204.htm>.

#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Based on Meaning

Wang Peiqio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view of hermeneutics, the function of information is to promot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keep society stable. Meaning is the content of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defines information as summation of signal and meaning. Such information has following qualities: meaning is made by explanation; meaning explanation depends on context; meaning of signal is pluralistic. The qualities of information deny objective true information and depend on specific histor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formatization means high speed and simpl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making, transmitting, and accepting based on modern computer and network.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zation are the plurality of information source and weakening of authorizing meaning explanation. This could cause difficulties in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in the society. The objective true information does not exist and the “distortion of information” is reasonable.

**Key words:** informationization; essential information; distortion; context; meaning; interpretation